

星火可待绚烂时

——中国文化年在巴黎和里尔随感

张彤 / 文

[270/271]

如火如荼。想到这个词的当刻，我正坐在上海世纪公园的大草坪上。漫天飞舞的是金色的焰火，那是密而细的金粉，在萨克斯和大提琴的诱惑下，不可压抑地爆开、分裂，直渗入那最浓的夜的黑色中去。掌声响起，是赞美，是惊叹，也是遗憾，为这瞬间即逝的美而叹息。远道而来的法国艺术家在这一场名为“多一点光”的音乐焰火晚会中试图带给我们“多一点”的别样思考。或许，“多一点”才是最恰当的可以用来概括已经过去的“中国年在法国”和正在进行的“法国年在中国”的表述——多一点沟通、多一点理解，又何惧这期间可能会出现“多了一点误会”。

那“如火如荼”呢？怎么也无法将“火”这个字眼从脑海中驱赶出去。舞台上，光与影中，炼金者在火炉前祈天、炼金。在萨克斯激昂的曲调中，火焰从星星之火，升腾成万丈光芒，正当观众的双眼无暇顾及舞台两侧此起彼伏的火焰时，炼金者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浓浓烟雾之中。刹那间，在双眼的迷蒙中，我却依稀看见了什么，那该是18世纪末的法国，在北方的里尔。

1788年的里尔是什么样子？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之前的北方天空，该是阴沉的吧，一如建筑顶上所惯有的那片灰色，静静地等候其他色彩在自己的身上泼洒出鲜亮。当冬日的阳光偶尔刺破云层时，是这片灰色将太阳的光辉幻晕至最鲜最亮。里尔歌剧院就诞生在这样的日子里，在音乐与舞蹈中唱响了呼应巴黎的最强音。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歌剧和芭蕾是这座剧院的灵魂。

或许，这灵魂逐渐地不满足于在歌唱家的歌喉宣泄，这灵魂更不甘于在红舞鞋上旋转。就在它挣扎着出鞘的一刻，是火，是火在它上空熊熊燃起。1903年发生在里尔歌剧院的那场大火，一定就像我眼前所见的从树林背后徐徐升起的飞天大火轮，一簇，二簇，三簇……火焰连成片，越转越快，都说是太阳在燃烧。那个晚上，剧院的大门尚未打开，门前等候入场的长裙曳地的女士甚至还来不及尖叫，剧院内的一切就已经化为灰烬。

至今，无人说得清火灾的原因，我猜，一定是剧院的幽灵，以这种方式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大更美的空间。它没有伤及任何里尔人，它爱他们，它需要由他们来为自己创造一个奇迹。里尔是不可以没有剧院的城市。仅仅一百天的时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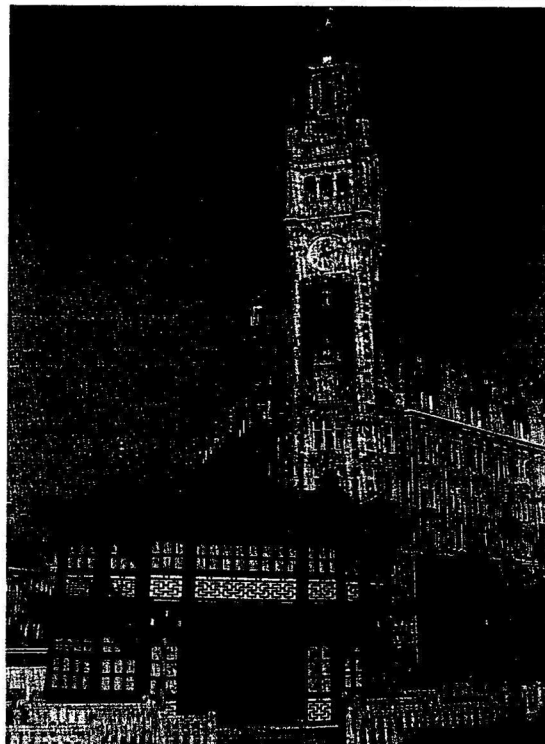
尔人就在老城建起了另一座剧场，尽管空间不大，甚至略显简陋，他们却一定要立刻为剧院的幽灵找到庇护之所。一直觉得这被称为“里尔速度”的纪录不可想象，可眼前焰火表演的舞台上，表演者身背焰火发生器，无畏不惧，让自己的舞步带动焰火在舞台各个角落奔流的情景却让我坚信，在那一个20世纪初的冬天，一切都可能发生。

我们无法知道在那暂栖之处，幽灵的歌喉是否还甘醇，亦无法想象它的舞步是否还流畅。巴黎最大的歌剧院在当时早已奢华尽显，虽然两地相隔不远，但里尔人却固守着在自己剧场看戏的习惯。新的剧院就建造在废墟原址上，在市中心。热爱它的人每天都可以去那儿遛个弯，看看建造的进度。可这一等，却是太久太久。1914年眼见新剧院已经竣工，可德军的入侵与霸占，却把剧院内所有的法兰西风格的装饰扫除殆尽。虽然音乐终于在新剧院响起，但却只允许上演德国的作品，里尔人从不把这视为剧院新生命里程的开始。直到1923年，新的演出季终于可以在德军离开之后迎来全新的法国作品系列时，里尔人这才真正庆祝了剧院的开幕。

那1923年之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又是如何逃过一劫的呢？奇怪的是，今天，当里尔歌剧院回顾自己的历史时，这一段却是空白。或许，我们可以从尘封的档案中去找寻回答，但又何必。历经过两次火的洗礼的里尔歌剧院早已能够处惊不乱地接受一切。不知不觉中，它已成为仅次于巴黎国家歌剧院的最大、最重要的法国剧院，直到1998年。

歌剧院的幽灵再次以特殊的方式拷问这个城市的精神。就在正常演出季进行之中，剧院的建筑结构出现了岌岌可危的迹象。剧院和里尔市政府立刻中断了所有的预定演出，闭门谢客，决定用五年的时间进行迎接新世纪的全面维修。太久了吗？太久也要等。剧院新开业的宣传海报上，就印着再普通不过的三位里尔妇女形象，据说，她们是从剧院成千上万的忠实观众中随机挑选出来的。她们欣然接受拍摄，因为，这记录了她们五年中的生活状态：阳光下，她们坐在歌

里尔歌剧院对面的湖心亭（潘韶华摄影）



剧院广场的长椅上,平静地眺望着远方。倘若当时她们的脑海中有音乐闪过的话,那一定是大提琴,低沉而不失希望。

2003年的岁末,里尔歌剧院以一部《唐璜》重新开门迎客。2003年的岁末,整个里尔城以“欧洲文化之都”的名义,迎接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家。2003年的岁末,法国更以东道主的身份迎接中国文化的远道拜访。就在这三个特殊时刻意外相逢时,上海终于获得了和里尔亲密接触的机会。

其实,里尔和上海本没有任何的交往。上海的姐妹城市是马赛,那是水与水之间,南方与南方之间的亲密。而里尔的友城则是天津,那该是北方和北方之间的问候。在上海,很多人不知道里尔这个城市。可就在这时,里尔歌剧院却希望在“中国年”和“欧洲文化之都”的大背景下,迎接一部中国传统戏剧,并执着地要求以上海的艺术团体为遴选对象。上海的反应更多的是惊讶,那是因为,它不知道为什么里尔会垂青上海。这一决定是否曾让天津嫉妒亦或生气,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实,以“上到海上去”为使命的上海,比之天津,和里尔之间或许有更多相似之处:里尔离敦刻尔克的海边亦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只是,和上海将命运刻写在名字里的做法不同,里尔恰如其分地在大海与陆地之间占据着自己独特的位置。

惊讶之余,上海还有一些左右为难。哪一个剧种,哪一出剧目,能够最恰如其分地代表这座城市的精神?——“海纳百川”有时也会迷失自己的本质——,又能最妥帖地和剧院相吻合?——毕竟,里尔歌剧院于上海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舞台。

不知道剧院的女院长是如何审看上海方面提交的两份备选录像片段的,那是《牡丹亭》和《白蛇传》。我想,该是某个傍晚,在她忙完了一天的会议之后。就在她的办公室里,窗帘低垂,杜丽娘和白素贞凄婉的唱腔依次响起。女院长并不谙熟中国文化,也不辨昆腔与京调。这期间,她该会起身倒过一杯咖啡。她也许还曾走到窗前,掀起窗帘的一角。就在歌剧院的对面,正在建造上海湖心亭茶室,和上海豫园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尺寸,日夜赶工的则是来自苏州的园林建筑工人。许是赶工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许是初露端倪的湖心亭给了她启发。就在看完录像的当晚,她提笔写信给上海:“里尔欢迎《白蛇传》,相信里尔的观众一定会和我一样理解、喜欢这部无与伦比的京剧。”

为什么不选《牡丹亭》?似乎,上海方面更希望能在欧洲的舞台上展现昆曲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魅力。在接下来的筹备日子里,不断地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整个演出的翻译,我也不可避免地无数次被询问:“蛇的形象欧洲人能接受吗?”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在所有文字材料中,避免“白蛇”、“青蛇”的字眼,更多地把它们唤作“白仙女”、“青姑娘”。不过,演出临近前的各种压力逐渐地让演出团成员忘却了这一疑惑。

只是,当这一个夜晚,世纪公园的上空,飞天火轮在黑暗中飞速旋转时,我

的眼前又幻化出里尔歌剧院的演出场面。身着一袭宝蓝色,在无数面红色战旗的衬托下,小青跳跃在最浓最鲜的红色光芒中,以千年炼就的神火焚毁雷峰塔,救出白素贞。也正是在那时,剧团获得了最热烈的掌声。那时的小青,不就是此刻焰火舞台上的炼金者吗?当焰火表演者以越来越大的动作幅度奔腾在舞台的各个角落上,肆意挥洒来自异域的光亮时,真的给了我“多一点的光”,让我终于明白了一直以来困扰我们很多人的问题。

《牡丹亭》的凄丽对里尔歌剧院而言,是一份不能亦是无法承受的美。或许,它更适合香榭里舍大街上的某家剧院。在这样一个命运多舛的剧院里,只有《白蛇传》才能以东方的形式呼应它的精神——以最切实的方式挽救自我,又无论是水斗,还是焚火。又或者,里尔歌剧院是在以特殊的方式检验了《白蛇传》的意志之后,才给予了它最热烈的掌声。有谁知道,就在《白蛇传》开排之前,女主角因病换人;排练中有演员腿部大筋断裂;演出前一天,剧团装台至凌晨两点;演出中,更有团员胸部受伤。整整一个星期里,后台的灯总到凌晨才熄灭,而洗衣房的法方工作人员则要等到熨洗完最后一件演员换下的水衣后才离去。明明知道,不会有人要降大任于己身,双方却偏偏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份筋骨与意志上的劳累。

歌剧院的院长一定不知道,戏中浓彩的焚塔一幕是编剧特别为里尔演出设计的,为了获得最鲜最亮的色彩,剧团甚至重新设计、制作了全套戏服。可是,中方编剧直到今天也并不了解里尔歌剧院所曾经有过的与火之间的千丝万缕的瓜葛。因而,我愿意相信,一定是歌剧院的幽灵让这一切发生,是它让一个来自水边的城市,在一个倍受烈火折磨的舞台上,唱响一个最古老的爱情故事。这一次,歌剧院的幽灵是化为了游走在各个角落的水蛇。观众又怎么会不接受这一个特殊的幽灵化身呢?

歌剧落幕之后,它分明是爬到了门外那个湖心亭上,在黑夜中,以灯光勾勒出里尔湖心亭的轮廓。不,这还不是全部,定还有从那湖心亭上逃逸的部分,我愿意相信,它有九条命。其中一条,便是眼前夜空中飞舞的光与影。

谨以此文纪念和里尔歌剧院、上海京剧院共同工作的半年时间。

